
四庫全書
集部

清容居士集卷四十九

元　袁桷　撰

題跋

書番陽生詩

延祐丙辰余守直玉堂有以詩一編相示曰此番陽忠宣公族孫所作也忠宣忠節起家其子文惠文安文敏三公以宏博登政府奇辭奥學與漆書盤盂相表裏未

始以詩名也然則詩果何自哉唐詩之完成於文敏詩
繇文敏興矣詩盛於唐終唐盛衰其律體尤爲最精各
得所長而音節流暢情致深淺不越乎律呂後之言詩
者不能也自次韻出而唐風益絶豪者俚腴者質情性
自别皆規規然襌人韻偈爲宗益不復有唐之遺音矣
此編意新語清優柔不侶將因先世之編以復唐舊吾
知其進未止也噫儒者之事博而且難泛焉以講將勞而
寡成守一而充之因以考夫風雅之微旨知詩之立言

各有其體諷諫詠賦無不曲盡其情狀精者為言况於詩而可以易焉余雖未接識因其詩頋有以廣之

跋集書金剛經

古佛如來說性本空性空不壞離相常寂相本虛幻若無所住則名實相相由性成迺得堅固凡諸音聲及莊嚴事一念無為咸獲殊勝譬如燃燈由火所傳百千燈明不見火跡金剛正體廣博妙密擬議分別即生變滅爰集衆手不涉塵刹三十二分各不相統初無雜亂亦

絶知解指有長短字有大小以平等觀象體迴忘遍滿一切不遺錙銖靈山付囑亦復如是慧光印空如月在水謂作功德即墮輪迴會稽袁桷書

書綵衣堂楊次公記後

余讀禮經首五服於高祖私怪數十百年卒未有為之服者損益降殺沿於時王獨五服定制不敢有所更易豈誠有待者耶令得於綵衣周氏而見之矣中古之論上壽百歲視唐虞時若不相似或者謂情偽滋多世日

以薄過是而能壽非通於陰陽性命之說不能也陰陽性命易老相表裏先天無極其圖具在悉傳於希夷陳先生先儒言之矣綵衣翁迺得而師之見於郡志趙清獻美周屯田致政綵衣詩皆為老人所作湯丈清嘗詩而美之夫何疑焉昔孫思邈生隋開皇至唐永淳年過百袠周公其似之歟所以踰於孫思邈之死其孫未生五世咸集孰有如周氏者哉周令為饒大族傳十四世而宋亡有孫復為方外之學嘗聞紹定間有余君隱于

番號甕隱老人年九十餘釋魏伯陽書自叙源委謂得於絲衣周氏君今南歸試求其書祖德之傳則猶可攷也延祐四年二月甲子會稽袁桷書

書虞伯生送周南翁序後

大德六年余甞作郊祀十議上於奉常周漢唐宋偽雜之説悉釐正之十年朝廷作圜丘得預議焉位卑而語輕越職議禮若有所不可者勿議焉耳矣至大辛亥集賢司直周君以方士祠祭乘驛上天壇行濟源雍虞伯

生氏叙而餞之將使之推致其節文以陳于上吉哉言
矣復議其禮與沉瘞相近噫其信然矣禮之祭天未始
與山川同舉也地為社主遺而不言地獨安所附乎或
曰祭山縣則地瘞瘞瘞禮莫嚴於博士博士秩七品禮
官不敢以僚屬待大典禮封謚博士用印專達可否禮
官唯諾惟謹伯生奉常三年昔之所蘊見於周君之贈
言合方士之說而復有疑焉者其必見於因革矣周君
明辨博習所承於虞君者甚厚因其說願得以攷焉其

可乎會稽表楄識

書龍陽傅氏旌表記後

博施濟衆夫子不以與人於易謙則曰稱物平施聖人立言夫豈一偏者哉近世詞華盜衣食者用心褊陋輒以為大病李君之記藹然忠厚使誠若是當上史館宜書曰某年詔立義倉鼎州龍陽民傅氏首入田千畒則國家之義倶得矣惜其事猶未至延祐四年九月會稽表楄書

書真定武仁夫靜壽堂記後

仁人心也非性也仁果靜乎靜者仁之所獨性之靜者人之所同也然則聖人之言靜壽其果不可知乎聖人與衆同夫豈獨專其靜哉養其心者惟靜焉耳矣感物而靜斯得之矣感物而動記禮者之失也夫子之言曰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斯靜也非動也余甞聞諸胡子胡子本於程子而朱子用之靜動互用陰陽之機非仁靜之說余豈好辯尊其所聞敢因以復於命名者焉會稽

表桷書

書凌生功課歷後

解經而括其義例繫辭傳惟盡之釋章句以盡旨意記禮者得之三傳例立經之義乖矣稽古萬言書之旨微矣昔之盛時口相傳授猶懼其臆度立言興微旨不復有統緒隱暢之立是殆猶近古也明經設而帖括煩禮科設而義羅作將安取士哉深於楚聲卒悔其篆刻蘭溪之學殆未可非也自王介甫深嫉其説晚卒不能以

救悔益多而弊益甚南北分裂而相師成風者皆介甫倩制無以五十百步為也皇朝酌準之制秀士得以自勵溺於前者則曰非格律不可格律焉自出哉其誕漫不統則又曰法何自立竄竊腐語率意直志文益弊矣經益何自而明矣賈董之對切而婉婉非將順也惡盡言而攻上者非切謂也便于宣揚童蒞習之矯焉以自文者誠不知其初歟昔之哲賢由是而知非慎之至也師德試于國子復類登于賓興譬之適遠轅無有不正

者勉之哉俟其成行有以告矣為作功課歷引越表楠氏丁巳十一月識

題進士梁宜致懋亭記後

舍奠墓左解之者以禮神言之然則祭墓非古歟禮生於情親之至者彌不可以媮也在昔先正司馬文正公定家祭禮弗忍焉者多矣張宣公獨卓然罷屏久而深悔迺卒復之心之不寧是則先王有所不廢也禮經殘鈌非止祭墓焉耳矣展哭于墓猶隶周禮充類以使夫

民之歸厚則令通國所行誠不曰背於古矣荏平梁君表其墓亭曰致慤致慤之著羮墻之見也著莫大于思誠悅親有道夫豈幽明之間哉詩云神保是饗孝孫有慶余於彥中見之求陰於地莫近於體魄王侯而下降殺有等怵惕悽愴夫豈禘嘗之謂哉記禮之失也余願與梁君深究而辨明焉

書虞伯生從子豊登字說後

往歲余與伯生甫同官于朝有毀宋故家者瞋目發赤

擿數無遺藴余固曰彼不遜若是耶伯生曰毋庸戚吾徒不振誠有罪當自治以俟定於是悉取夫人師友之源委臺閣儀注之損益精思紬繹凜凜然不敢一日廢將二十年伯生卒以文詞名諸公桷也力不加進而自治者則亦罔敢豫延祐五年其弟德常登進士第故家之諸將於是乎息今年從子豐登侍仲父來京師以其弟兄之字説來示吳幼清之所期者至矣余何敢言雖然願因大父致政公命名之意而廣焉揆地之法休田

以逢年者全其力也仁熟之效在於善所養與冀
古曰有年其豐登之謂與維致政公德充而位卑重施
樂善敦薄興讓休田之義也施于有成曾孫之稼吾見
其東且齊矣溯中以文外仲父訓迪有自來矣獨感夫
昔者之詬病因以告二子願勉夫哉越裒捔伯長甫書

題徐天民草書

甲申乙酉間余嘗受琴於瓢翁問譜所從來廼出韓忠
獻家薀通南北所傳皆閣譜宣和譜北為完顏譜南為

御前祇應譜今紫霞前譜是也韓譜湮廢已久東嘉郭楚望始紹其傳毛楊徐皆祖之不知者咸稱浙譜由毛楊自秘其傳故耳蔡氏四弄嵇中散補之其聲無有雷同孰謂浙人能之乎瓢翁酒酣好作草書嘗寫前人悲憤之詞一日言中散廣陵散漫商君臣道喪深致意焉至毛敏仲作塗山專指徵調而雙絃不復轉調與嵇意合非深知音者不能又曰學琴當先本書傳俗韻自少仲連得法於其子余以作吏荒落向嘗作琴述言歷代

所譜泒系因覽先生遺墨俯仰疇昔今三十六年矣延祐六年仲夏丁丑越袁桷書

書括蒼周衡之詩編

詩有經緯焉詩之正也有正變焉後人闡益之說也傷時之失溢於諷刺者果皆變乎樂府基於漢實本於詩考其言皆非愉悦之語若是則均謂之變也歟建安黄初之作婉而平羈而不怨擬詩之正可乎濫觴於唐以文為詩者韓吏部始然而舂容激昂於其近體猶規規

然守繩墨詩之法猶在也宋世諸儒一切直致謂理即詩也取乎平近者為貴禪人偈語似之矣擬諸採詩之官誠不若是淺蘇黃傑出遂悉取歷代言詩者之法而更變焉音節淩厲闡幽揭明智折於秋毫數殫於章亥詩益盡矣止矣莫能以加矣故令世學詩者咸宗之括蒼周君衡之游京師極其游目之所寓悉歸於詩浩溢閎博蔼將因言以宣情而於眉山公之學深有慕而跂之者其為志亦勤矣夫水宗於海百折而卒至者非一

日之功也故余力叙詩學之源委俾反而求之周君氣盛年富進進不懈異日胥會必當以余言爲然也延祐六年閏八月庚申前史官會稽袁桷書

書仇按察父訓子詩後

淵明退之諸賢惓惓訓子形於歌詩聽之藐藐迄不能繼父業手澤存焉之戒良可悲也獨康節先生有子伯温捧其先人之詩日篤不墜卒有成立此葢絶無而僅有今觀致政仇公三詩遺墨如新其子按察清節吏能

炳炳可紀用不展志諸孫蔪然各自立宦業有法曰以祖訓為則顔氏之庭詁柳氏之家範奕葉毋變今於仇氏之門見之矣書曰汝克昭乃顯祖用成爾顯德勉之哉

王使君都中年像圖詩卷

粵昔故家江左之王贊皇之李其髙自標致不以華朕為可貴故其淩厲絶俗則有若元禮文饒官為一集卓然以名閥自重其視世冑珥貂紆綬猶襁褓中兒耳閩王

侯都中幼歲登膴仕抱負奇氣折節慕義其為政先愷悌而後功利宦績先顯為東南牧守表官為一象益將憫歲月之如流僶志考德俾日進焉若年之有加而無斁也抑嘗聞之今之為吏起於荒宴嘗病不知其所為益其習講之道非有所素也宦學之門受寀於父兄之側過事剖析白首吏拱手不敢議其徵取者良有自來桷念昔曾大父太師樞密越公嘉定間以著作郎考南省多士獨得參政留耕先生後登上第直道大節為淳

祐全臣雖不及相天下士今猶嗟惜之施于諸孫詩書之澤葢未已也𢌿學不加進懼世德之微凜然自治敢以通家之舊願相與勉焉以求似夫世臣之文獻金章紫綬豈足為吾兩家榮觀哉延祐六年八月辛丑契家弟四明袁桷書

題樓生詩集

海陰陳處士嘗言吾婦兄樓某善治生昧爽以興即整理靡密某祖某山出入俱有法又治其所嘗往來罔缺

怠於是酌酒盡暮暮而醒醒而吟凡是者三十年婁之上世故為吳越王鎮遏使因所居有廟里民祠之幾四百年今婁君已下世其子崧伯為余弟之子之夫始以其集相示曰疎懶嘻若前言果疎懶邪詩盛於江西吾鄉以詩自名者卒祖之其浸淫者為韓梅壬午癸未歲余始悔悟海陰譏之曰自言學術有悟門不謂師承廢於是今讀婁君詩天和混融不露斧鑿而其平淡造詣有陶韋之風焉理勝則無疵果有疵議者不能發口文

士善譏評後率不振僕不敢若是書以歸尚勉之雅俗類厥考足永遠矣

書茅生家譜

余待罪翰林嘗草三茅君加封制書深以為神仙家功行累積子孫必盛茅則希姓則今江南茅氏豈其苗裔也與或曰三茅君既仙去安得有後余應之曰老子為道祖老子之子宗五傳而為王太傅今李姓皆祖則茅氏之祖也夫何疑吾鄉公相家受原伯魯之誚厚貲腴

田談笑立棄其困辱有下於皁隸甚者發丘壠惡言其家世之盛靖觀茅氏之自重有泚其顙者多矣漢氏以試籀書始得為吏而唐宋制令玉册官必通文詞者始得為茅氏守藝猶近於儒者之事矣盛德若不足老子之旨尚勉哉必有以興復矣

跋子昂贈李公茂詩

松雪翁詩法高踵魏晉為律詩則專守唐法故雖造次酬答必守典則然於贈别等詩則僅見之淮陰李公茂

胃次磊落言論吐水雪擅幕府畫諾事無停留士大夫喜從之游宜松雪翁繾綣而樂道之阮公服常白觀此足為人物論矣

跋宜春夏君與上饒陳先生文蔚講經書問

自武夷之說行其門人矜重自秘皆株守拱立不能親有所明辨獨勉齋黄公奮然衛道以其同焉者析之曲焉者直之使後之人無以議湯文清公後出復以昔之所深疑者充廓之是則武夷之忠臣矣今觀宜春夏先

生自明壯歲從上饒陳先生文蔚問答疑難無苟同之病紬繹儆旨曼然于尊聞之外汲井養源端木表正蓄德集善至是盡矣其孫震以進士來京師以㨂族叔祖特進尚書公遺墨相示盋守宜春時與其大父交好良厚今八十年矣師友道喪愚者守之薄者背之欲求其自得不可得夷考武夷釋中庸與易傳輒興夫程楊者夫豈得已覯此得以攷焉

題何子方丹書後

金石草木藥品見於神農書二者不得以偏廢也自唐世方士飾侈說以動上聽卒致蹎僨以斃或者不察遂因以置議焉厥今四海一轍而南北方劑判為二塗昔人嘗言藏用擔頭三斗火陳承篋內一壺水二者胥失之矣金石變化鄰於鴻寶故昔得道之士近取於身而法之內外交養厥功著焉今世所傳實祖劉先生爾朱先生余嘗得其書而讀之水火之騰降日月之摩盪差毫髮則不能成也故其起死也如神而非以增其聲色

之奉歴亘古而不可廢者其說具在貴溪何大方料簡切於人用者為十二方本於神農參於難素復以五金八石之論曲暢而闡微焉其師陳君善父號名醫宋世公卿深重泉源木本有自來矣合南北之偏於大方有望嘗聞龍虎經有火記六百散落雲笈願歸而求之則其藥愈神而人益信矣年月日四明袁桷書

書江陵唐氏族譜後

集賢修撰番易吳公善作江陵唐府君墓銘叙述世系

於質肅公八世矣府君之子洞雲頋揭德正傳俾桷有述焉繼質肅公立朝偉節在宋史而獨減死令莫定是否敢於府君之誌而詳言之熈寧元年著謀殺已傷自首者減二等為定律主是議者王安石許遵也非是議不得行者參知政事唐公御史中丞吕公獻可判刑部劉孝叔御史劉公玉錢安道翰林學士司馬公也許遵在宋循吏傳蘇黄門深取之且謂其年高多子孫縣減罪之報桷考宋史則減殺議自登州婦人殺夫自首始

唐公論爲綱常本王許之議非也公以新法憤死後詳定勑令者卒於是而兩疑焉宜定律曰謀殺自首減等如遵議在天屬如唐公議若是則兩得之矣公之子淑問爲名御史是唐公亦誠有後哉唐故餘杭大族侍讀學士詢實同所自其居江陵縣公父殿直君始質肅公事實紀其諸孫在朝者歷歷可考宋社既亡衣冠故緒闕郡不能以一二覶縷吳君所爲銘則世次猶可考也抑嘗聞之鮑靚以司隸系孫爲道士王遠知以琅邪太傅

孫為茅山觀主皆知名當時令洞雲佐治開元宮居京師二十年貞幹善謀其源委有自來矣夫樂道人之善儒者之事質肅公之不得伸於一時事若有待庸書碑陰以告夫為史官者有攷焉

書永嘉王母香几銘

記禮者之言曰先祖之德善功烈因而銘之衛孔悝是也嘉言不忘子張之書紳是也席机觴豆受於老臣則几銘舊矣況母訓乎口澤之存歲久則與為文傳信凡

之存亡復何預焉以儒成名几之銘滋久矣庸書以俟

跋劉真人帖

養生家性命分為二途而性宗之説與命宗各有七焉丘祖師以談笑詼譎活中州萬姓至其二傳為長生劉真人或疑其有留滯之意嘗讀淵明詩有云感彼栢下人深有感愴劉真人則曰墓中長有真空景豈非先兆乎至治二年春二月丁卯拜醮長春宫為長沙余君善之書

題姚雪齋右丞草

金源諸賢皆師懷素其法繇黃太史始葢一時崇尚蘇黃遡本以求則黃本懷素蘇本徐季海二美兼備則雪齋先生俱得之詩昉於蘇駸駸乎太白矣字源於黃則與之俱為懷素之弟子矣桷也獲游玉堂得與其猶子承旨公侍筆硯繼入集賢復與公之子侍論議令覯遺墨敢發明前賢之淵懿使後者得有攷焉至治二年會稽袁桷書于悅心堂

書姚牧菴贈播州楊安撫漢英樂府

大德末年楠以史屬預修成宗實録于時承旨姚先生實領史事見其塗抹詳定若不經意而一受潤色即粲然與班馬並此殆其天資學力相須以成者思播楊侯朝覲本末見於太史先生執筆尤致意焉惟昔楊侯以中原大族世領夔府羈縻之州當蜀破一時名士咸往依故其文獻承接的有源委聚書訓子益振起光采推姚公不妄許與之心是所謂立賢無方則凡司文衡取

士類於是有攷侯之子順正君來都溫慎儒雅與之論

前朝事悉纚纚不絶示姚公所贈樂府因書以歸之

書葉信公家問後

信公貴為宰輔不忘貧為舊事壯歲客吾里從學城南

楊氏書塾楊氏館遇甚厚咸淳丙寅以資政守四明舊

往還皆重報之而以次子通判應友君為楊壻人咸服

其盛德咸淳政事一歸賈相江公萬里以告老去馬公

廷鸞以稱病去信公先二公以歸賈每憾之後再召將

中以事而公卒孫曹娥以適天時人事至此有不能容力可勝道哉竹友君嘗獲識于先人侍側廣顙豐下其談論猶有王謝家風度俯仰四十年而其子能以方外士保其家譜信公諸孫於余為外表則漸就零落浮雲變更夫豈葉氏敬觀遺墨為之愴然至治二年秋九月癸丑表掄書

書楊安撫訓子詩後

魯周公傳三十四世夫子紀二百四十二年之行事所

不忍言是則伯禽以後為無間矣家訓之嚴莫盛於顔氏若包孝肅司馬文正庭誥儼在至諸孫而靡傳君子之澤五世而斬夫豈徒言哉播州楊忠宣公其子襲爵作詩訓示韋玄成之詩有曰於戲後人惟肅惟謹無忝顯祖以藩漢室公之詩有焉今宣撫君盛年執譙問學日積金玉厥躬以承休譽克昭乃顯祖視魯公世家實為有光尚勉之哉則忠宣公實永不朽矣

題吳浩然詩卷

讀羣公詩玩把不能去手氣與理俱明矣氣緣物以成形而下者為道邪為人邪人心非與道悖亦非氣質舉世相承吾何敢言觀浩然亦知道矣

書朱氏精舍圖詩卷

婺女史學之盛有三家馬東萊之學據經以考同異而書事之法得於夫子之義例以褒貶而言者非夫子旨矣龍川陳同父急於當時之利害召人心感上意激頑警媮深以為世道標準志不成而年逝識者悲其不遇

焉說齊唐與政蒐集精要綱挈領正俾君臣得以有考禮樂天人圖書之會粹力返於古是則論史者無遺藴矣噫自宋忠簡公以經濟才不得展用故其鄉之後進匡國輔世為首論人事不齊則亦曰有數焉耳矣方咸淳初義烏朱氏兄弟四人並登進士第而伯仲季尤得名其季宰定海余得識之見其貫今古若身歷而知其是否其為文簡而明據會以歸于一者也竦然以叩之則曰吾於伯仲曷敢望後聞其兄仲晦君㶮論事廟堂

與南士持政柄者不合為理成精舍圖以歸而中原忠純儒雅之士藻繪褒拂皆今士大夫之所仰慕而不可見者亦盛矣哉近世南北之黨分朱君以越産不合於南士而中原諸賢有愛於朱君審諸賢忠摯之至則朱君之承接者必有其道立賢無方於諸賢見之羣而不黨於朱君見之於是夫重有感焉

書楊御史奏稿後

御史言事有二不幸焉折羣陰初萌之機論國是於未

定之日若難矣不至履其危而蹈其禍也至若姦孽肆
兇株黨連結箝口拱手者千士一律至是而有言焉非
夫捨成敗死生不能也鄒道鄉竄於田承君劉元城決
於母氏其所處既定故其直節焯焯偉著有若楊御史
之言事其感憤厲奮悉出胷臆嶺海刀鑊雖在目睫猶
性矣忠矣哉昔人嘗言御史以言事得名有關夫世道
之升降方今天子聖明小大臣罔不承恪楊君論思辰
告非若前日之難䂓初惟艱尚懋敬之以永終譽

題潘伯潤家譜

幼歲聞寧海潘繁昌公以文學政事得名羣公交薦久官江淮其猶子伯潤嘗從以行飛牋急檄一時爭稱道之科舉既廢假館浙右辱其講授者皆楚楚可觀然而剛不容物論事直見底緼脂韋者艮忌之每語繁昌公輒涕洟見于顏面繁昌死無後逃難蕩析而伯潤垂白服斬衰以繼晚歲手書宗譜以示其子惓惓于繁昌尤切噫今世以田宅財物爭為後若繁昌之死當掉去不

顧矣伯潤所為誠足以警厲薄俗子孫其有興者願書此以俟至治三年十月表㭊書

書鮑仲華詩後

宋太宗真宗時學詩者病晚唐萎薾之失有意乎玉臺文館之盛絺組彰施極其麗密而情流思蕩奪於援據學者病之至仁宗朝一二鉅公浸易其體高深者極凌厲摩雲決川一息千里物不能以逃遒考諸國風之旨則潑有餘味矣歐陽子出悉除其偏而振絜之豪宕悅

愉悲慨之語各得其職今之言文章者皆其門人而於詩則不復有同焉嘗深疑之其力不能似之與抑其心之和平不得與之同與降于後宋言詩者人人殊而歐陽子之詩訖未有宗之者滁陽鮑君庭桂仲華以詩一編介余所從游郝君時升求余敘語完氣平其於景也不刻削以為能順其自然以合於理之正考其從來有似夫歐陽子之旨矣今滁人思公數百年猶一日也而其篇詠見於一泉一石者復得其遺民而宗仰之仁聲

之入人深於是乎見晉本乎唐憂深思遠有堯遺風余於仲華其殆近之與至治三年十有二月朞日袁桷書

書李弘道朝天録

司馬氏探極南北之游蹟私恠其動心導志不專為書晚歳憤悱始以游歴者散見於紀傳入于渤海則禹所傳者異矣纂歴代之書以為言其沿革旁分而散見誠宜矣自漢趙充國班超於金城玉門纎悉利害至唐西南備邉亦得其要領是誠有指歸夫古之善使者必通

達道里周知阨塞為主上道若曰行記南北之變易詢於道途父老之説益未足憑也今天下一家由淮而燕者同一舟轍淮泗合流九河故道諸儒置議不已游於京城山前十六郡之名漫不能考陸務觀范至能攜志書以行或猶有詬病之者豫章李君以能為北行録簡而明博而文而於在朝之羣彦咸深致意焉楠也學未足以傳後願刪之以俟他日之成也

書紇石烈通甫詩後

言詩者以三百篇為宗主論固善矣然而鄙淺直致幾如俗語之有韻者或病之則曰是性情之真奚以工為千士一律迄莫敢議其非是紇石烈堯臣示其先府君怡閑吟稿一編玩其詞旨藻繪融液一本於大歷貞元之盛而幽深婉順則幾於國風之正矣府君僑貴族遺言雅聞得於先朝之故老壯歲轍迹半天下富盛羈愁感慨歎悅之事目受而心會冥搜遠想不極其摹寫不止用意若是故成就實足以自見捕㒞得拜府君於堂

下聆其議論明潔而簡易讀其詩如親見之馬泰定元年三月某日表㨗書

書郝伯常經題黃樓水龍吟後

郝公以使事館儀直日𧺫被辱食引馬於庭下請歸館使謝以未有旨如是者十有六年在館中觀書不輟其未見者從制置司以假所作蜀漢書皆拘留時稿定方是時宋相以滔天之惡蒙敝朝論士大夫咸以道學緣飾殆如風痺不知痛痒公葢目覩其弊今觀此詞其意

旨可知矣公之子為侍讀學士嘗與楠言公奉使時侍讀甫四歲後回京師年十九以戎服見拜且泣公閉目不顧進退不敢其父友命易衣冠以進始與語焉前賢典刑峻整若是視近時父兄之御子弟泚顙實多因書舊聞以補遺事泰定元年三月癸卯四明袁桷書

書張子仁少監族講後

張侍中魯孫忠文公叔夜忠確公克戩皆以死節表表著靖康宋史忠義傳兄弟並立餘人不能兼也後其子

孫入南一在四明一在福唐紹興推恩益首及之都水少監張君子仁益其裔孫惓惓以宗譜未備網羅附綴支分而派別之歴歴在指掌其勤且勞積二十年始成焉族譜散軼皆由兵戎之遷徙晉世故家南北隔絶谷立譜系元魏以來賜姓紛雜譜莫能考歐陽子作宰相表用志良苦而私爲渤海譜猶有缺文是則爲譜者誠不易矣今子仁能追考其所自又復以職業自見光于前人其官都水興廢舉軼廟堂以其諳歴陞其官以居

然子仁有不懌者㮋曰胡安定先生以水利爲一科故其弟子若羅適顧臨皆爲名監司水土職在司空古尤不輕世以善理財穀爲能吏厥今漕渠之粟歲致千萬石數倍遼海不害于民而京師益以羨吾知考治行者必以子仁爲首夫何慊然因書其宗譜且以勉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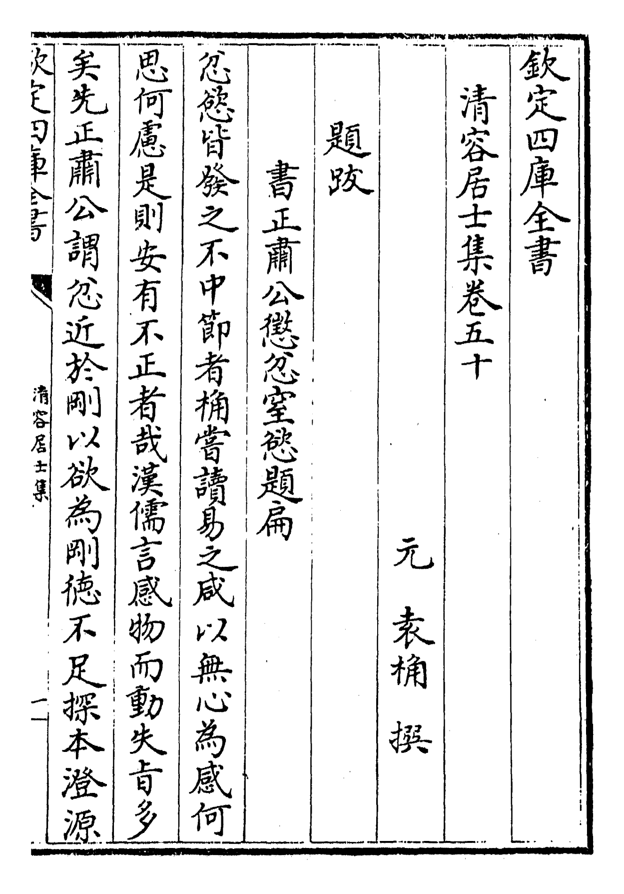
跋吳子高詩

詩本性情能知之矣本於法度知之不能詳矣風雅頌體有三焉釋雅頌復有異焉夫子之别明矣黃初而降

能知風之為風若雅頌則雜然不知其要領至於盛唐
猶守其遺法而不變而雅頌之作得之者十無二三焉
故夫綺心者流麗而莫返抗志者豪宕而莫拘卒至天
其天年而世之年盛意滿者猶不悟何也楊劉樊絶歐
梅與焉於六義經緯得之而有遺者也江西大行詩之
法度益不能以振陵夷渡南糜爛而不可救入於浮屠
老氏證道之言樊孰能以救哉吳子高居湖湘為詩以
法度自守高者騰霄漢幽者扶泉石憂樂得中合於採

詩之説矣侯神人於執期望飛仙於蓬瀛修心之萌帝者之事公卿之作雅頌得之願與子高異日相見而論焉燕都宋本誠甫進士第一㯫子高詩俾有語遂書以歸之

清容居士集卷四十九



清容居士集卷五十

元　袁桷　撰

題跋

書正肅公懲忿窒慾題扁

忿慾皆發之不中節者桷嘗讀易之咸以無心為感何思何慮是則安有不正者哉漢儒言感物而動失旨多矣先正肅公謂忿近於剛以欲為剛德不足探本澄源

有合夫繫辭傳之說故其平居奉身如玉雪危言讜論百士交避其剛之謂也清齋端居不邇聲色此絶欲之效也居朝不一二年輒以直道去湯文清哭公之詩有曰獨留事業在江東眞實録也從子瑛居龍虎居室以四大字昭示户冊且築象山之麓爲精舍審其傳授保形以靜老氏之說養厥靈根吾儒之說是則安有忿慾易曰無有師保如臨父母正肅之訓豈虛言哉泰定二年上巳日族孫具官桷再拜謹書

跋正肅公手澤

吾宗孫宋仁皇時光禄公轂與祥符縣丞同舉開封祥符後居東京建炎兵變祥符孫太保絜家從青州軍以歸是生太師衛公厚德退讓而光禄公家自朝奉公亦漸替至正獻公入太學師陸文安公登淳熙辛丑第衛公之子越公從正獻游考兩家南北之分始得合譜訖受學于正獻癸卯歲越公與計偕不赴淳熈丁未登第自是先後為秘書省官為侍從人咸曰叔侄之盛師生

之榮於是見之正肅公見越公鄉薦時年始九齡自是敦叙不絕兩家厄於祝融之災舊藏幾盡脫馬以僅存者猶數十紙從姪則瑛自龍虎還里曰蒙齋先生遺愛在江東社而祝之罔敢墜因以手澤二通俾為象山證契曰大資同知桷之曾大父曰思贊府判實則瑛之曾大父噫世運既殊喬木彫落書其本末願刻諸山中以為永久泰定二年三月甲寅族孫具官桷拜手謹識

題從子瑛城門八詠

始余讀陶靖節諸賢詩志意憤悱抑其意而為之言益將以從其類也五君八哀杜子美規規然相近羈窮不偶故竊其似而為之者馮龍虎山為道士據會奇恠嶄削率可以見於詠歌者書於志見於碑誌跬步不敢以軼而吾從子則瑛作城門八詠以相示首之以僊隱言夫宗師創始之難也曰茅山易高士靈寶之創首龍虎而終于茅山者也曰天谷慕真隱而不騁于外詠蓬蓽之所居則與天谷並或曰蓬蓽勝之曰玄洲三隱東城

慕其孝友而能以肥遯自處者也曰碧玉則曰我越公之德未墜粤昔旌陽公以厚德植樹而奉祀有缺懼不能以承噫今為方外流者絶其本枝而獨吴特進不若是則瑛能亢宗叔老矣不復有望異時見吾中散公朝請公之子孫成立非子也邪

跋外高祖史越王尺牘

某伏以即日毒暑在候正君子齋戒之時共惟撫幹國録盛德在躬默有神相台候動止倍介繁福某歸老山林一念不動殊覺强健不足云者蒙示張公行狀可發一笑識者觀

之必有公論建炎以來錙積寸累車馬鎧甲符離一掃無孑遺東南膏血竭於叛亡目今州郡窮匱皆由當時不卹國計以償功名之心其所不忍為也其此心天實知之主上實知之不卹後世之無聞也吾人以謂如何竹洲所寓什物無恙幸置慮他覬鷂養以前光大異時横翼尉區區之所期待幸甚幸甚五月日太傅保寧軍節度使致仕魏國公史浩

尉子

朱文公作張忠獻行狀一出南軒之筆不過題官位姓名而已後攷三敗事跡始悔昔年不加審覈歸咎南軒然亦無及矣符離之敗陵陽李伯微甫載其事甚詳今

不敢爲忠定辨明直書其所紀曰符離之役軍資器械失亡殆盡張魏公初聞之疑虜人踵至甚懼即軍中解所佩魚遺歸朝官太平州通判劉蘊古朝議大夫使虜求和僚吏有止之者乃奏乞致仕又乞朝廷遣使孝宗不從既而虜人不復南魏公乃謀再舉上亦不從及和議將成魏公持之甚確左相湯慶公因白蘊古之事由是魏公遂絀李與張俱蜀士史筆不敢有所隱避楠以外諸孫尤宜尊所聞以傳信忠定尺牘無一字失實者

此豈私喜怒而為言者歟泰定二年五月甲子具官袁桷再拜謹記

書瓶城齋記後

抑甞觀易而得兊艮焉澤以漸厚言之於家者也澤而不止幾於險矣節者所以懼其過也當位以節節斯通矣艮者總其身而身有止也思不出位艮道之致因地以光而復降焉斯謂之謙謙非忘於事也故鳴謙之象著而用節之斯益困矣凌俟商搉事物黙以全其機清

介自律人莫有敢犯户册之訓深契易理敢誦所聞而質請良月既望越表楠書

跋汪龍溪外制草

崇觀詞臣以扇對全語為髙獨龍溪先生痛掃時弊盡復元祐之舊方羽書飛馳顛沛道路非如昔人夙構古語而德音四達甚於奉天之闕　幸為秦氏子擯斥遠道而先生迄不得再入矣抑嘗考宋世内外制之作至公而始備故其剪裁也有丁夏之風其典雅也備曾

王之體肆而不野麗而不侈則駸駸乎歐蘇矣今觀手藁遂書所聞以寓仰止之意云乙卯七月望日永樗書

書劉貢父舍人種竹倡和詩後

元祐元年九月蘇文忠公以中書舍人為翰林學士十一月劉仲馮孔經甫為左右史蘇文定曾子開為中書舍人益同月除書也劉公縣祕書少監入掌詞命益與大蘇公相後先孔常甫則猶在著作廷兄弟父子嗚呼盛矣哉鄧右丞熙寧間以九制之譽積十年為承旨自

負灝噩詎淺淺耶嘗攷元祐初元實維丙寅始遡之基已萌是歲温公㓕黨論興詩禍作馴致宣政紹興丙寅秦相擅持南北分裂遂定至於開禧則罪歸于韓咸淳罔上之罪昭于賈氏不十年而宋亡治少亂多明于天人者未嘗不深知之噫前乎乾德天聖之際又何其盛也今歲距丙寅僅僅十禩文明之運誠在于此仰止先哲感慨係之丙寅人表㮄識時延祐乙卯十有二月庚寅也

跋蘇子美帖

滄浪翁中年書猶未精詣後沉錮黜落浩然之氣悉心用資以為翰墨祁公號婦翁兖公密友終不能為之道地前代法律之嚴若是

書蒲傳正左丞帖

左丞蒲公文學政事熈寧元豐之時號為名流後出為亳州未幾以揚易杭皆東南要郡此手帖蓋繇亳入覲時所作也蜀繇孟氏以來無兵革鬬爭文士迭出至元

豐時為翰林學士者十餘人公其一也宋世仁英正史皆公纂修今藏史院可考皇慶癸丑桷得與其裔孫道源同為史屬蒲為西蜀大族三卯之變徙興元者獨能保其宗家譜整備遂以先越公所藏左丞公手澤歸之以永其傳噫綸言汗簡皆家世舊物桷無以進議厥今理學宏闡實始於舂陵周元公元公之道之學實蒲公紀其事立賢無方願於諸孫有以廣之會稽袁桷書

跋懐素揮翰帖

懷素書多才翁兄弟所書至明昌諸賢尤競習此體余在都下所見凡數十卷皆偽贋可考獨此是宣和舊物當為非臨模者

跋柳公權書清靜經

韓氏閱古堂清靜經迺越石氏家藏舊物石居新昌慶歷時刻此帖後入復古方韓貴盛時遂得此帖恐有紹興圖璽此籤摽光皇手題石氏墨本失之肥紹興本失之瘠韓本失之弱今覯真蹟硬黄古紙松煤老色無纖

粟繆妄視昔三本真碔砆也龍集戊申至大改元甲子日桷謹審證于後

跋顔真卿誥

前人多疑祖父誥非其子孫所可書魯公舉進士開元年已長成昔人誥勑必擇能書者填補從唐考之徐季海之於其父嶠之是也從宋考之蔡君謨米芾是也此卷舊入思陵復古殿後入秘書省先越公為秘丞時掌圖籍凡唐相誥皆入録盋德壽晩歳悉以前賢誥入秘

省故也今李紳誥及徐頎諸誥皆舊物審定無疑

書舊作九華臺賦後

潛菴鄭先生兩入翰林纂脩凡例多出其手于時補亦補史屬適相後先未幾除江西儒學使者所居近玉堂矮屋脫粟不堪旅瑣先生清言介行每言數百年承平事不絕口補不揆參錯承接時則有新安汪尚書孫漢卿為供奉廬山曹端明子愚為編脩此數公者皆先世情好而補以外舅秘閣公叙宗盟於相府事契彌相厚

也先生生於淳祐甲辰之重九日先侍郎因之以命名家居築九華臺深致意焉于時桷實賦之由江西歸里第不數年而捐館其子公許以門功入官來京師携混元山居題詠手澤一卷而九華臺賦實附于後俯仰疇昔邈不可得而桷不自知止因循翰苑者今十五年矣學不加進而道日益損異日當假道青溪拜先生之墓驗昔時手植之花木因以有推其子孫之興盛願嗣以記之延祐三年三月己巳袁桷書

書李巽伯小楷夢歸賦有䟦　趙子固

洛陽李巽伯建炎初同朱希真避難南來名望文學與希真相上下而作字體製亦復相似希真書相鶴經朱文公評之矣余嘗聞先生長者言黄長睿崇寧間游洛陽作九詠楷書深刻故一時洛人皆師慕之希真巽伯又其似之者字學廢已久宣和立書學主上所好迺辟稷契經所謂字則長而逾制者也則朱李二公寧得為博士希真嘗和巽伯詩伊水嵩雲未歸得説平生處淚

浪浪益與夢歸同意又曰琴書揔鷩眼文字更過人吳
伯翰墨之妙可知今觀趙子固評書力宗元常而宋朝
習鍾書惟黄朱李三人曁姜堯章子固耳余嘗見丙舍
帖徐浩摸本出尤端明家又見褚河南摹力命表唐本
皆纎濃道潤至比閣絳宣示表如出二手則學鍾書者
猶可置論乙酉歲余見今翰林承旨趙公子昂於杭于
時愛堯章書譜手之不釋逾三十年趙公小楷妙天下
是益脫其形似而師其神俊此卷舊藏南康黄可玉可

玉嗜古剛絜人也後授其徒董君有能能寶之願質諸
承旨公作書評焉俾勿壞延祐五年八月乙卯書

題東坡嶺表書歸去來辭贈卓契順道者

東坡先生居嶺海惟卓契順巢元脩不遠數千里芒鞋
問訊元脩有傳而契順止書歸去來辭與之如有欠恨
桷於德常家始獲見真蹟落墨淋漓光透楮背見者皆
竦然以起敬而元脩傳非精熟蘇文者未嘗接識昔人
以爲奬傳遠謂於監觀有補德常宜廣刻使家有其書

任恤之道見於盛世矣

跋吳丞相撫京湖帥聘陳清敏帖

嘉定十一年先越公與清敏公同在殿廬實得吳毅甫丞相為第一清敏之甍丞相深德之為作書闓帥于時賈相年未四十方折節慕名丞相書至詎敢靳嗇清敏子孫又安得以不家於喪為辭故事大臣甍有言州郡治喪葬深恐後人不知以清敏公家為有請故表其本末若是

書世綸堂雅集詩卷

吾鄉盛時比屋皆故家大官咸淳賈相擅國絶惡四明縣是衣冠皆為月集悉不敢議時事卒至國亡無賣降于外者當至元末年諸老先生猶亡恙時則有深寧王先生師表模範世綸雅集猶有洛社耆英之遺意甫三十有四年風塵變更乘虬上征無有一人在者覽先郡公之遺墨不勝悲慕世綸主人於是下世亦二十年矣捐以契家子猶得從封胡羯末之後願相與勉焉以圖

無斁

題欒生詩卷

詩於唐三變焉至宋復三變焉派于江西變之極有不可勝言者矣劉南嶽少年以詩自名晚歲獨尊楊廷秀考于風雅無是體參於唐宋無是體以斷絶直致為工叱咤轉旋駸駸乎江湖之靡者也吾鄉前哲所為詩倣韓而不能慱師蘇而不能宏然卒無江西之樊誦建安黄初之作推而至於風雅則亦有徑廷矣定海欒君之

才以一編介蔣君玉度示余且求叙引噫詩不能以易言也觀平淡者合自然孤絶者得深悟繪物不鄰于巧琢至境合心會飀然百谷之泉必達於衆流是亦於詩非積學有源者不能是也余終老林泉異日相尋於寂寞空絶之地相與酬倡又將盡其說焉

書孫僉事訓子八字說

乙貫之旨忠恕而已其語簡而易明大賢之教人曰不妄語聖人之教子則曰立與言二字而已過於文則漫

不加省切於近則易以自持孫公濟川之家訓凡八字曰吾將以訓于家吾子之果能為儒也必將由是以得名使不至焉則守斯言也其不為小人之歸也明矣求余言以增警遂書以歸之俾勿墜濟川子名某日不廢學將以儒術起家楠老矣猶將見之

書黨承旨篆杏壇二字後

翰林承旨黨公篆法妙一時所書杏壇二字刻于曲阜藹然風雩之意千載一日也衍聖大宗南徙三衢設祀

有廟傳嫡有緒今郡守趙侯敬之髣其舊址築壇於旁昭揭二字於其上有新豐肖似之意見堯於墻著存不忘之義也若曰思其居處孔氏子孫萬世不忘是則趙侯之用心良厚矣泰定三年十二月具官袁桷拜手謹記

書吴子行篆書陰符經

唐世陰符始大行原於李筌成於李靖貞觀皇帝始酷好之命褚河南凡書一百九十本貞觀之意蓋廣用兵之説耳李筌託神姥之言迺曰上有神仙抱一中有富

國安民下有彊兵戰勝又妄增六注以惑後人然終不可悉解而吳子行復書之何耶唐人作篆惟書千文益懼學者之未易察也徐鉉作項王亭賦彷李陽氷裴公德政碣之遺意子行沈困市隱豐碑巨碣不能以自見寫其幽曠託焉以自逃者也余嘗聞善書者大篆不得入小篆隸書最懼入八分使子行在吾願相與評焉

題劉明叟詩卷

大裘無文良玉不琢質至美而無可揀擇也言為心聲

而詩章之衍溢則又若必事於模範論至于理盡所謂模範者特餘事耳黄大史嘗言寧律不諧不使句俗以建安黄初之法較之似若有病然太史所為詩鍛鍊之工過於前人其所謂不諧者葢其變體耳吉安劉明叟示余詩一編不事雕飾意氣凌厲理勝而語完嶰谷之竹合於自然不假按抑而宫商數宣各常其職手之不能以釋因以夙昔之所聞者書于後而歸之

題閔思齊詩卷

唐詩有三變焉至宋則變有不可勝言矣詩以賦比興為主理固未嘗不具今一以理言遺其音節失其體製其得謂之詩與隴西閔思齊示所為詩冲澹流麗亹亹倣唐人風度寄興整雅將駸駸乎陶韋之畦町矣近世言詩莫不以三百篇為主經緯之分茫不知所以由遠自邇漸入魏晉詩寧有不工者乎思齊敏而且勤輟食忘寢和平多而凄怨少氣完體充不以沮折為可撓事物之來處盃有暇故其見于心聲者無羈窮不偶之意

讀其詩以余言為證斯得之矣

書吳明之文編後

始余見閱清吳明之于成均神度秀朗游于公卿將以奇言直氣感動鈞説輒同坐席復與一時之能文詞者聲摩度測守繩合則駸駸乎班馬之軌轍而建安黄初之餘事將力進而不肯止也余既得請歸隱山中江浙挽余以校文會有亡子之戚旬日即出後知明之試進士不中幸不余誚而深病有司之不察也暨來四明將

返閩中示其所為詩文若干卷讀之不能置是誠得于遠遊者多矣見聞宭于州閭舂粮之適不足以自廣而冐萬里者多大言以賈禍若明之之游歴漸摩薫陶悉輯於翰墨籍爾求配於古人誠不為過使果有遭吾見其揚于王庭清遠自儀潤色敷繹詎止于是編之所述哉因書以為異日之俟泰定三年十有二月辛未朔見一居士衣桷書

題雲岡圖詩卷

王侯叔能守會稽將悉意山水以攄其夙慕下車未幾治省擻治舶事往來市衢意若有不樂值甯侯善繪事命作雲岡圖朝夕觀覽蘧蘧栩栩見似人而喜者也余嘗聞巖居谷隱之士有言夫細旃廣厦未嘗不心掉目駭而久居朝廷者志念專寂凡其可喜可愕之事皆不足以動故其于山林之趣介乎其不拔一使肥遯將終焉以無悔若是則賦此圖者其為招隱乎其為反招隱乎

書馬元帥救荒事實後

司獄永喜林君萬里彚次元帥馬公救荒事實一鉅編俾有言嗟夫斂散之法不行于今為牧守者亦難矣因時之凶復抑其直是則於商旅奚有望焉董熠輯救荒書至盡至美迄莫能有遵其說而行之者病在于執一虛心以求則今馬公之政其近之矣林君之編曰台民四十九萬有奇其粟牢糴者一十四萬七千有奇斛於富家幾三萬石有奇當是時以一郡之民能動于上聽

其出粟至于一十有四萬非身任其責所為文書不大懇切不能至是當民遭荒抑損以售亦必有道數盈于三萬則其便不便有不得已而然者也視瘠而坐奬仁人之所不忍邀名以幸成夫豈仁人之用心馬公之政集衆思以為其佐林君之為首奉行而不失者皆公所辟佐吏凡五人見於所行事實不復著記禮之言曰三十年之通制國用量入以為出馬公者德碩望將參預于天朝願以令之所行為摧而以經制告于廟堂馬則

得矣

書孫孝子事實後

余待罪翰苑見友人張希孟郭幹卿所為孫孝子碑及序引卓卓表著二友非取佞以悅夫人者今歸老田里又見程琚孟夢悯二文士作孝子傳事益詳密文雖不同而紀載各有條理信矣哉事至實者易於言孝非以干名而名隨之是見信於州里有不得揜偽者矣五典之常心之固有聖人設為司徒以職其教唐虞之世見

於旌表是則上古猶有失其良心者今覩孝子之行事悉合于五典刻意肥遯迺今起家入御史府策名振德政事施設皆其素所蓄藴覩風宣化家至而户喻矧今為澄清使者薄敦懦立反其澆漓惇行孝悌悉以其躬行施于七郡不亦美乎孝子今為浙東肅政僉事名楫字濟川泰定二年二月甲辰前史官袁桷書

書戒壇儀後

余居鄞開元寺其戒壇精嚴肅靜過者莫不悚息間遇

庋僧必一往閱之見其結跏籍草持怖畏想口誦加護不絶天神炳靈至有登壇仆絶不能終事者繇是雖獰夫惡子率罔敢廢懈噫使常持是心安有所謂地獄也耶悟心源律師定上壇結夏等儀式頒廣施諸方使人人如初受具足戒時清淨法海與大雄氏告衆無異不然酒池肉林罪劫可勝道哉

書大般若經關後

大雄氏以汪洋廣博之說喻於羣迷萬緒千說故其為

書讀之茫然不知畔岸師其説者始作關籥以抽其秘

蹤是旁行側注機要立具夫相從心起食息之際其來

無端即其書以求似若未盡捨相以求則所謂一者猶

以為形跡也皇祐庚寅有僧省悟以三藏法師大般若

經通關重加校定至皇元泰定甲子寔相距二百七十

有五年時有演忠律師其名亦曰省悟復為聲聞入道

行位記三卷補昔時之未備殆與前哲夙相脗合體一

分殊吾儒之説近世釋氏卒竊取以為秘探索於毫釐

之際殊失其旨矣自博而約吾於是書深有取焉悟師類其書簡密將與後來者共異時執一以持捨一以悟則觀是書者為入道之軌轍明矣

書文宗周祕藏圖詩卷

宗周法師作祕藏圖深取吾儒一貫之深旨濂溪周先生衍太極圖體一而用異歸其異于同則用猶一也斐然默契不能已于言而法師舂容鏗鏘振孤桐之遺響發天籟之靈竅又率其講下珠聯璧耀將極其深造不

出乎秘藏之旨而其融液變化雖億萬猶以為未盡歸一之效于是乎見桶老矣倦游相望南湖跬步還往之便願自此始

題璽上人疊秀軒賦後

楚之詞不作久矣晁無咎氏始分其言為二淵乎得其徽旨離騷九歌判不相合漢魏而降一而為之縝密者為揚馬反復悲悼漢帝所謂鄰于楚之聲也左太沖融液藻繪能為一繼者不復若是晁氏豈虛語哉吾鄉高

端叔先生作變離騷直與古者相抗而或者謂羈窮不偶怨悱不得以自振今靈上人作驃騎山賦及疊秀洌清二賦手而讀之誠駸駸乎古作矣渡江以來諸賢蹈襲蘇學以雄快直致為夸詩與文率相成風科舉學盛屈宋不入於口耳積𡚁幾二百年山林枯槁之士尚何能異其髣彖是則皆吾徒之罪也上人語精意新無模𣂪之獘言道也師遠游託興也鄰九辯嗟乎余老矣上人當勉之技閒謝事願相與過從將復見於雪竇玉几

諸山斯幸矣泰定二年閏月乙亥清容居士書

書禪林備用

周官擯相行祀升降玉帛之事禮為禮儀為儀何謂禮執以告王者是也儀者陳設綴兆之位一定而莫易者經籍既焚淹中之出不全後人以意損益僅見於朝著若少儀內則弟子職所當行於家庭一切廢棄儒先慶致意焉釋氏之教為三宗見於動作日用不敢一有犯越者為律宗達磨之學則不然調伏於準繩之外放形

骸黜邉幅守禮者莫能與之辨而其從心不踰矩卒有合於自然是則繕性之效略外以理內於斯見之矣涅槃嗔恚皆謂之道大雄氏託言為喻將以語夫上知愚者不察悉得以自恣職教者憂之於是為清規而曲為之防數百年來遵守罔替世愈薄而俗愈偷奇衺曼羨亢濫匪守澤山咸大師始辯廣其未備詢于耆舊證于編簡作備用十卷以拯其極壞其勤苦之志於是書足以見之余嘗聞咸師縛律以為禪守其師說不肯以從

于人清嚴峻整講道不輟碩膺敬避其死也尤奇偉余愍夫吾儒之教淪斁若是使有若斯人者一正之斯得矣序其書所以識吾徒之未能也

書璽上人慈照師行述後

佛氏之言以理譬廣釋心性其言汪洋浩博譯潤有工拙而體製則一可得而同也宋世諸儒言理者率不以文字為工論考古昔措于五經則或有疑者焉太史公敘事幽顯變化猶龍焉不能以名狀後世宗之編年之

法幾絶而今世所爲誌碣行述悉祖襲莫能有違者夫
發揚會粹因其事之實而爲之也反復致意傷其不偶
而表之也豈功鉅績被于弦歌曷纍者則又皆太史之
事荒林絶壑曠達沖澹非有道之士不能爲其言也言
佛者三宗而背禪學者必以悟入爲證將從其言邪則
質野不足以傳遠引而删之又懼不與其道合嚚上人
示所爲慈照師行狀泊兮若玄酒之致其誠韜兮若絅
衣之蒙其飾遑奇闡幽大小委折各當其職合儒者之

辭以畫縁飾包括纎粟絶其疵俚是其言也傳信永逺
為無疑也余嘗聞慈照師剛毅貞固内外有則故所至
成立上人文足以發之因書以告其同志俾入石勿墜
泰定二年十月丙申清容居士書

題轟上人詩卷

華嚴極天下之富麗樹下塜間又何其岑寂邪迺知豐
儉博約從心以生芥子須彌之喻豈虚語哉觀轟上人
西隱亭榭諸詩有適法界之道將隨境以觀懼其多岐

而亡羊也掩關息機直游于混沌之鄉萬幻俱滅胷中樓閣豈土木丹漆之所能成吾將與上人一叩其戶牖焉

題雪竇平禪師詩卷

大梁張武子來吾鄉始正唐律繇其禪林悉守其法雖頌古詠物情切婉潤足以追配攷之商隱怡雲師蓋一時與之從游近未近墨豈虛語哉繇今而論獨僧詩猶能守格律而吾徒一切直致恬然不事修飾觀此足以洗穎竈石寺號小院然多出名輩怡雲師之漸摩濯溉

於是乎見

題雪竇潛師語録後

用潛師住清源先郡公將挽主定水未幾上雪竇不果幼歲祝髮于觀禪師不久而觀謝世迺痛自卓立游諸方能采其所長不專于一師而其貫通融會慊然猶以爲未足由是辦香之酬靳未肯出禪林有疑而稱獨能探用潛之意佛之學道非止一悟用潛能深知之令世禪人之病在于望風承嗣以希進用而居顯路者旁收

曲誘了不相涉其槩日甚推用潛之用心玩其語言有至死不休之意廣其傳將以愧夫今世之槩庸叙於前足以知余言之非妄也

書笑堂偈頌後

拈花微笑大雄傳道之旨也不笑不足以為道老子憤世之論也近世禪人掃跡削機謂微笑為疵病卒致漫誕不可救樂影響既絶而道益無所見聞禪師在淳祐間羣公傾下以平實為法門因西律師之請號為笑堂

是深得迦葉之要領感而遂通夫豈虚語也哉西律師己下世矣其徒寧上人能寶此卷倘以聲色觀虚空將大笑矣泰定三年某月某日清容居士書

題俊老語録

顯仁藏用非言不足以宣而飾辭繪句悉隳於浮繁唯大雄氏絶其萌芽刋落無文土苴瓦礫不足以喻其拙也由是禪宗沿襲千古一律使人冥行不知其所謂畔岸明極長老以其示世語俾有叙益其不得已於言者

歸于太樸而其足以陶冶性情見之於歌詩發之于言辨聲從字順使人得以知其指示非過為椎魯以誑盲聾者余壯歲讀四家語於育王珙禪師曰語有實地有證地若華嚴所演豈空幻哉明極語將大行於世敢叙以證之

跋觀禪師石菖蒲賦後

廖寺丞賈相之門客于時方歌舞湖山沉酣恣縱不知有泉石清事觀禪師持此以奉鋪叙宏麗末章以主

賔輔仁功為急用意深矣厥今湖曲凄迷藤蔓一色不知此本流落何所言此可為於邑

跋觀禪師摩利支天贊

觀禪師此贊為賈相作維釋迦慈悲廣度勅諸天以護衛濁世非黨私滅公狥其所請江上祈和迺拘留信使囿上以為奇功使終日梵唄香雲滿室神其吐之矣觀師言語不迫隱然恤緯之憂厥後師漬身竄三尺童孺猶指罵不絕楠幼嵗親覩其事今老矣尚忍言之

書薛巖二道士雙清編

余幼好讀黄庭真誥二書私謂學古誦詩當準其音節程度後讀陳子昂李太白諸賢詩飄飄然清逸冲遠纎言腐語刊落俱盡則知二書要其標準矣渡江諸賢明切理性間為禪人偈語謂與風雲川上相表裏詩道浸廢而所謂道家者流方自治其學不復寄適於吟詠之末噫貴吾黨有以使之然也臨川道士危功遠以雙清詩一編示余攷其歲年儒者之言詩者正絶而薛巖二

師方往來龍虎山中搜遐絜緒求遺音于魯壁之既壞宫商相宣更迭振響豈久于其道而能化者與夫學詩而為魏晉有道之語亦少近古其不至成就力不逮焉耳習簡易近體遽謂理趣譬之酒焉因其薄醨而強以三齊之酒第之不幾于過矣二師詩足以昌其道余獨惓惓焉致意而不置者愧吾徒之學為可慼而不在于今日之獘也薛君志行絜清不自表眩觀妙公嘗尊異之嚴亦簡整自治功遠云

清容居士集卷五十